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馮夢龍全集

新列國志

4

魏同賢 主編

馮夢龍全集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4

新列國志

凡例

一、舊志事多疏漏，全不貫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顧是非，如臨潼鬪寶等事，尤可噴飯。茲編以《左》、《國》、《史記》爲主，參以《孔子家語》、《公羊》、《穀梁》、晉《乘》、楚《檮杌》、《管子》、《晏子》、《韓非子》、《孫武子》、《燕丹子》、《越絕書》、《吳越春秋》、《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劉向《說苑》、賈太傅《新書》等書，凡列國大故，一備載，令始終成敗，頭緒井如，聯絡成章，觀者無憾。

一、舊志姓名，率多自造，即偶入古人，而不考其世。如尉繚子爲始皇謀臣，去孫臏百有餘年，而謂繚爲鬼谷弟子，載臏入齊，何不稽之甚也！茲編凡有名史冊者，俱考訂詳慎，不敢以張冒李。

一、舊志叙事，或前後顛倒，不可勝舉。或詳略失宜，如趙良諫商君，李斯諫逐客古文，俱全錄不遺，至秦滅六國，反草草數語而盡。他若五霸之事有關時事者，亦多遺略。茲編一案史傳，次第敷演，事取其詳，文撮其略。其描寫摹神處，能令人擊節起舞，即平鋪直叙中，總屬血脉筋節，不致有嚼蠟之誚。

一、古用車戰，至晉荀吳敗狄於大鹵，始廢車崇卒，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始用騎戰。舊志但

蹈襲《三國志》活套，一概用騎，失其實矣。又都督、經略及公主等號，皆後世所設，列國時未有也，豈得任意撰入。茲編悉按古制，一洗舊套。

一、宣王至周亡，計年五百餘歲，始而東遷，繼而五霸，又繼而十二國、七國，中間興衰事迹，累牘不盡。一百八回所纂有限，但取血脉聯貫，難保搜錄無遺，即如高漸離結末，事在始皇中年，應入前漢志內。觀者勿以有漏見謫。

一、小說詩詞，雖不求工，亦嫌過俚。茲編盡出新裁，舊志胡說，一筆抹盡。

一、古今地名不同，今悉依《一統志》查明分註，以便觀覽。

引首

按周姬姓，出黃帝之苗裔，帝嚳子棄之後也。棄佐堯、舜治天下，教民樹藝，爲農事之祖，號曰后稷。封于邠，今陝西西安府武功縣，即其地也。邠之總名曰周，故國號周，世爲稷官。及夏之衰，稷官遂廢。不畀竄於西戎，再傳至公劉，遷居於豳，今西安府邠州，即古豳地。公劉九傳至古公亶父，爲戎所逼，去豳居岐，今鳳翔府岐山縣便是。亶父傳季歷，季歷傳昌，號爲西伯，是爲文王，始都豐，在今西安府鄠縣北三十里。非徐州之豐縣。西伯薨，子發嗣位，是爲武王。商紂暴虐，武王應天順人，舉兵伐紂滅商，遂有天下，定都於鎬，即今長安縣也。班固《西都賦》云：「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大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一真個被山帶河，金城千里。王畿之外，析爲千八百國。大封同姓異姓，爵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外，還有附庸。這都是武王的封建。及周公輔成王，定爲朝覲會同之制，各國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十有二年，王乃巡行天下，東、西、南、北分爲四巡，四方各立一伯，爲其方諸侯之長。各建有明堂一座，巡狩所至，伯率其方諸侯，朝王於明堂。有緩急不共者，王命方伯帥師討之。其時列國如衆星拱向北辰，誰敢不稟命於天子，法度好

不森嚴。武王傳成王，成王傳康王，康王傳昭王，昭王傳穆王，穆王傳共王，共王傳懿王，懿王傳孝王，孝王傳夷王，夷王傳厲王。厲王無道，國人逐王於麇。其子宣王，側身修行，周室中興，北伐玁狁，南伐荆楚，東伐淮徐，諸侯懼，朝貢不缺，復見文、武、成、康舊日規模。至宣王傳幽王，廢嫡立庶，爲犬戎所殺。平王雖嗣統，東遷於洛，從此威福下移，諸侯專恣，堂堂一統，漸漸變爲列國的世界。且說春秋之世，五霸迭興，借名尊王，其實自專。嗣後吳越代興，三晉迭起，七雄鬪勝，六國爭衡，視周室爲贅疣，弄周王於股掌，王降爲君，君降爲庶人。那五百餘年，雖紀在周朝歷數之內，全然是列國爲政了。故志列國者，斷自東遷始。自平王四十九年起，至敬王三十九年，孔子作《春秋》止，共二百四十二年，爲春秋之世。自敬王四十年起，至東周君七年周滅止，共二百三十四年，爲戰國之世。秦莊襄王滅周三年，而呂政代之，天下爲秦，則列國之終矣。史官論謂有幽厲，必有東遷；有東遷，必有春秋戰國，雖則天運使然，然歷覽往迹，總之得賢者勝，失賢者敗，自強者興，自怠者亡。勝敗興亡之分，不得不歸咎於人事也。有詩爲證：

周曆綿綿八百年，中間遺恨是東遷。龍腥寢殿繪方裂，犬吠駟官鼎僅延。五霸迭興爭會主，七雄擾攘競烽烟。欲嗑王氣還文武，只在《鴟鴞》未雨篇。

目 錄

凡例	一
引首	一
第一回	周宣王童謡發令 杜大夫厲鬼報冤	一
第二回	褒人贖罪獻美女 幽王烽火戲諸侯	二〇
第三回	犬戎主大鬧鎬京 周平王東遷洛邑	二〇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應夢 鄭莊公掘地見母	三〇
第五回	寵虢公周鄭交質 敗戎兵世子辭婚	三九
第六回	衛石碻大義滅親 鄭莊公假命伐宋	四九
第七回	公孫闕爭車射考叔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五八
第八回	立新君華督行賂 敗戎師鄭忽辭婚	六六
第九回	齊侯送文姜婚魯 祝聃射周王中肩	七五
第十回	楚熊通僭號稱王 鄭祭足被脅立庶	八二

第十一回	宋莊公貪賂構兵	鄭祭足殺婿逐主	二九
第十二回	衛宣公築臺納媳	高渠彌乘間易君	一〇
第十三回	魯桓公夫婦如齊	鄭子臺君臣爲戮	二〇
第十四回	衛侯朔抗王入國	齊襄公出獵遇鬼	二八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魯莊公乾時大戰	二八
第十六回	釋檀囚鮑叔處仲	戰長勺曹劌敗齊	三六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媿	四四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桓公舉火爵甯戚	五〇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頽惠王反正	五八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六三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齊桓公兵定孤竹	七三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齊皇子獨對委蛇	八〇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齊桓公興兵伐楚	八六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九六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滅虢	窮百里飼牛拜相	一〇八
第二十六回	歌慶廖百里認妻	獲陳寶穆公證夢	一二〇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獻公臨終囑荀息	一三〇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穆公一平晉亂	二五九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群臣	管夷吾病榻論相	二六〇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穆姬登臺要大赦	二六七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介子推割股啖君	二七六
第三十二回	晏娥兒踰牆殉節	群公子大鬧朝堂	二八六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楚王伏兵劫盟主	二九四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衆	齊姜氏乘醉遣夫	三〇五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嬴重婚公子	三一五
第三十六回	呂卻夜焚公宮	穆公再平晉亂	三二六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三三六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	三四六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詞卻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三五七
第四十回	先軫詭謀激子玉	晉楚城濮大交兵	三六七
第四十一回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三七八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	三九〇
第四十三回	智甯俞假酖復衛	老燭武緹城說秦	四〇〇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四〇九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緣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節	四七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逆理篡位	秦穆公濟河焚舟	四八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四七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論秦	四八
第四十九回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	四九
第五十回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	四八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誅鬪椒絕纓大會	四九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嗜龜構逆	陳靈公音匿相服戲朝	五〇
第五十三回	莊王仗義討徵舒	鄭伯牽羊逆楚軍	五一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託優悟主	五一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五二
第五十六回	蕲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位免君	五三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官程嬰匿孤	五三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報射月養叔獻藝	五四
第五十九回	龍胥童晉國大亂	誅岸賈趙氏復興	五七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偃陽城三將鬪勇	五八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孫林父因歌逐獻公	五九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晉臣合計逐樂盈	六〇九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六一九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樂盈滅族	且于門杞梁死戰	六二九
第六十五回	弒齊光崔慶專權	納衛衍甯喜擅政	六四一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鱗出奔	戮崔杼慶封獨相	六五一
第六十七回	盧蒲癸計逐慶封	楚靈王大合諸侯	六六一
第六十八回	賀廐祁師曠辨新聲	散家財陳氏賈齊國	六七四
第六十九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晏平仲巧辯服荆蠻	六八三
第七十回	殺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齊魯晉昭公尋盟	六九六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七〇八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軀奔父難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七二〇
第七十三回	伍員吹簫乞吳市	專諸進炙刺王僚	七三三
第七十四回	囊瓦懼誅誅無極	要離貪名刺慶忌	七四六
第七十五回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七五八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棄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屍	七六九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吳師楚昭王返國	七八一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卻齊	墮三都聞人伏法	七九三

第七十九回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棲會稽文種通宰嚭	八〇五
第八十回	夫差違諫釋越 句踐竭力事吳	八一九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八三〇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納蒯瞶子路結纓	八四三
第八十三回	誅半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八五七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	八七一
第八十五回	樂羊子怒餒中山羹 西門豹喬送河伯婦	八八三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駟忌鼓琴取相	八九四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辭鬼谷孫臏下山	九〇六
第八十八回	孫臏佯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陵	九一八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九三〇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	九四一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	九五三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脛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九六四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丘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九七五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九八五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九九七

第九十六回	蘭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二〇七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二〇八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二〇九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二一〇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二一一
第一百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斬二將	二一二
第一百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廬河龐煖斬劇辛	二一三
第一百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二一四
第一百四回	俊甘羅童年取高位	蠶嫪毒僞腐亂秦宮	二一五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卻桓齮	二一六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荆軻	二一七
第一百七回	獻地圖荆軻大鬧秦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二一八
第一百八回	兼六國混一與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二一九

第一回 周宣王童謠發令 杜大夫厲鬼報冤

盤開混沌分天地，持世三皇並五帝。中天氣薄揖讓衰，夏后商周子孫繼。夏祚四百商六百，獨有周年卜過曆。虜主東遷避犬戎，紂解王綱成列國。東門樹黨爭雄雌，射鈞公子奮臨淄。晉楚宋秦紛角逐，風林從此無寧枝。五霸方沉吳越綴，雄風東海推鳥喙。喙，音誨。六卿田氏接踵興，七國縱橫遊客沸。蘇張舌敝七雄亡，金人十二歸咸陽。鄗洛荒蕪九鼎沒，姬姜枝葉逢秋霜。誰把干戈換禮樂？《小弁》《揚水》《清波濁》。安得成康壽百年，山河帶礪遵周索。話說周朝，自武王伐紂，即天子位，成康繼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畢公、史佚等一班賢臣輔政，真個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傳至於夷王，覲禮不明，諸侯漸漸強大。到九傳厲王，暴虐無道，爲國人所殺。此乃千百年民變之始。又虧周召二公同心協力，立太子靜爲王，是爲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彊明有道，任用賢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復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興。有詩爲證：

夷厲相仍政不綱，任賢圖治賴宣王。
共和若沒中興主，周曆安能八百長！

却說宣王雖說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書受戒，戶牖置銘，雖說中興，也到不得成康時教化大行，重譯獻雉。至三十九年，姜戎夷別種，抗命，宣王御駕親征，敗績於千畝，地名，在邠州城東南。車徒大損。思爲再舉之計，又恐軍數不充，親自料民於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鄰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將本地戶口按籍查閱，觀其人數之多少，車馬粟芻之饒乏，好做準備，徵調出征。太宰仲山甫進諫，不聽。後人有詩云：

犬彘何須辱劍鋸，隋珠彈雀總堪傷。

皇威喪盡無能報，枉自將民料一場。

再說宣王在太原料民回來，離鎬京不遠，催趨車轡連夜進城。忽見市上小兒數十爲群，拍手作歌，其聲如一，宣王乃停轡而聽之。歌曰：

月將昇，日將沒，槃弧箕箒，幾亡周國。

宣王甚惡其語，使御者傳令，盡拘衆小兒來問。群兒當時驚散，止拿得長幼二人跪於轡下。宣王問曰：「此語何人所造？」幼兒戰懼不言，那年長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紅衣小兒到於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時傳遍，滿京城小兒不約而同，不止一處爲然也。」宣王問曰：「如今紅衣小兒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兩兒。即召司市官，吩咐傳諭禁止：「若有小兒再歌此詞者，連父兄同罪。」當夜回宮無話。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齊集殿下，拜舞起居畢，宣王將夜來所聞小兒之歌，述於衆臣：「此語如何解說？」大宗伯即令禮部尚書召虎對曰：「槃，是山桑木名，可以爲弓，故曰槃弧；箕，草

名，可結之以爲箭袋，故曰箕箒。據臣愚見，國家恐有弓矢之變。」太宰即今吏部尚書。仲山甫妻曰：「弓矢乃國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報犬戎之仇，若兵連不解，必有亡國之患矣！」宣王口雖不言，點頭道是。又問：「此語傳自紅衣小兒，那紅衣小兒還是何人？」太史即今欽天監。伯陽父妻曰：「凡街市無根之語，謂之謠言。上天儆戒人君，命熒惑星化爲小兒，造作謠言，使群兒習之，又謂之童謠。小者寓一人之吉凶，大則係國家之興敗。熒惑火星，是以色紅。今日亡國之謠，乃天命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罷太原之兵，將武庫內所藏弧矢盡行焚棄，再令國中不許造賣，其禍可息乎？」伯陽父答曰：「臣觀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宮之內，非關外間弓矢之事，必主後世有女主亂國之禍。況謠言曰：『月將昇，日將沒。』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陰類。日沒月昇，陰進陽衰，其爲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賴姜后主六宮之政，甚有賢德。其進御官嬪，皆出選擇，女禍從何而來耶？」伯陽父答曰：「謠言『將昇』、『將沒』，即非目前之事。況『將』之爲言，且然而未必之詞。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爲吉。弧矢不須焚棄。」宣王聞奏，且信且疑，不樂而罷，起駕回宮。

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將群臣之語，備述於姜后。姜后曰：「宮中有一異事，正欲啓奏。」王問：「有何異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內老宮人，年五十餘，自先朝懷孕，到今四十餘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驚，問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將草席包裹，拋棄於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宮人到宮，問其得孕之故。老宮人跪而答曰：「婢子聞夏桀王末年，褒城即今漢中府褒城縣，有神人化爲二龍，降於王庭，口流涎沫，